



高镇忆旧

王荣强

新年过后,老家朋友来电,希望我回家看看。巧事,我正翻看古诗书,看到唐代诗人、大艺术家王维的《杂诗》: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这首诗触动了我思念故乡的心弦,仿佛瞬间回到

了家乡永康高镇,家乡景色一幕幕在脑海中掠过。

我对家乡高镇的一切记忆犹新。上世纪60年代,家里很穷,全家人衣衫单薄而破旧。冬天没有太多温暖的衣服,需要用火笼取暖,一双鞋子穿好几年。我冒着寒风上学,忍受着严寒上课,巴不得早些下课,可以去晒太阳。所以我特别喜欢夏天,即使在炎热的稻田、滚烫的沙土上劳作,被炽热的太阳晒伤,我也希望四季都是夏天。

南溪是一条河,属于高镇人也属于我。18年间,我的成长与南溪不可分割。记得冬天我常在南溪滩头打猪草、拾柴火,春天在南溪岸边放牛养鹅,夏天秋天在南溪水里游泳抓鱼,那时候的南溪水清澈,双手捧水就可喝。南溪沙滩的鹅卵石清洁美丽,我很喜欢沙滩的鹅卵石与草地相间处的草径。南溪是我灵魂的成长地,它赋予了我坚强的性格、艺术上持久的耐力和勇往向前的精神,所以我取笔名叫南溪。

与南溪对应的北面有条华溪河,高镇人称她为北溪。很有意思的是南溪水清,北溪却浑浊如同黄河。南溪上游的河水从缙云县括苍山脉的许多支流汇聚而流入,距离高镇约5公里远的上游有一条支流叫李溪,李溪的上游连接着方岩风景区及东阳横店影视城的山山水水。南溪上游的山脉多为坚固的岩石,而华溪上游及两岸都是良田。南溪与华溪都从东往西流淌,华溪在永康城区中心汇入南溪,合并成永康江。永康江弯弯曲曲一直流到金华江、兰溪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,最后汇入东海太平洋。

解放前,我爷爷有二条船,我父亲是一名船工,在永康

江上撑船来往于永康与杭州之间。小时候,冬天我常窝在被子里听父亲讲他当船工时的所闻所见。那时,我的脑海里就收集了不少富春江文化的元素。南溪与华溪中间便是我的村庄,村庄北侧与华溪中间还夹着一条温州到金华的公路,所以高镇村人见多识广,与精明的温州人一样,颇有些经商的天赋。

明清时期,村中心有一条金华到温州的古驿道,从两溪中间由东一直往西沿伸,约2公里长,古驿道的中间是青石板,青石板两边镶砌着从南溪中捞起的鹅卵石。村的西头有一座禁门,20多年前,永康市政府大楼就建在离禁门不远的地方,著名的永康五金城也建在村头西北侧。高镇的中间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人工水渠,本地人称水渠为圳,紧靠着青石板铺成的街路边,用来灌溉农田及方便村民洗衣洗菜。记得我年少时,母亲常常用水桶到圳中挑水,煮饭烧茶。这条高圳渠养育了高镇几代人,因此,在1950年前,高镇村又称高圳村。至于华溪至今还保留着一条据说是明朝时建造的桥,这是高镇人的福气。

时光荏苒,斗转星移,如今高镇村的老街、水圳因为老村改造被拆掉了,明清时期的祠堂、老屋以及村口的禁门也没有了,养育我18年的高镇古村和那自然美丽的南溪沙滩也都变了模样。高镇也已撤村建居,成为了永城市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现在,高镇人的富裕却是我始料未及的。高镇是全国百强村,高镇人大多数家庭都住连体别墅。编排的舞蹈《十八蝴蝶》在全国比赛中夺得了好几项大奖,并编入国家非遗产文化项目。每次回家,看到他们悠闲富足的生活,令人羡慕。家乡的领导曾经与我调侃:你几十年在外东闯西奔的,若是一直守在高镇,如今也成了富豪了。我回答说,今天的我虽然不是富豪,却能周游世界,在艺术上有所作为,我很知足。

我怀念高镇的过去,相信高镇明天会更好。

(作者系中国新水墨画院副院长、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现居北京)

父爱的代价

王春燕

看学生的随笔,读到一句话:小时,父亲是一棵树;而后,父亲是一座山;如今,父亲似乎是一本书了。我不禁感动。

在我眼中,父亲从来不曾是一座山,他没有山的伟岸;也从来不是一棵树,他没有树的挺拔;更不是一本书,他没有书的深邃。父亲就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,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村人,一位善良、勤劳的中年男子。我的父亲简单平凡,如今我却看到了他面容上的沧桑、神色间的无奈,看着他在黄昏中拖着长长的影子,不由得让我的感情五味杂陈,忍不住泪水就从眼中溢出,打湿了我的脸庞。

父亲对长辈很孝顺,奶奶生病住院时,父亲日夜守候。有一天下午,我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奶奶。父亲坐在奶奶的病床边,表情温和,上身穿着一件短袖工作服,外面套着一件陈旧的西装,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休闲裤,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。头发和胡须好几天没修了,他不修边幅,看上去像一个老头。记忆中的父亲从来不是这般苍老的样子,也从来没有这种卑微低调的表情。我的心骤然间被扯得很痛: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父亲了。

泪水漫上眼眶,我急忙借口上厕所跑出去呆了许久。回来时,父亲已不在病房里,不知道他去干嘛。我打了个电话给父亲,说自己想先回校上班了。父亲说他在医院门口附近吃晚饭,还问我吃了没有,要不要给我带一点。下楼时,我碰到了父亲。他一看看到我,急忙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饼,说:上班,别饿着,赶紧吃,饼还热着呢。我接过饼,向父亲告别。父亲默默地送我到医院大门口,也没有说什么关心的话语,只是不停地挥手让我快走,担心我上课迟到。

小时母亲管得严,从来不给我零花钱,父亲总是背着母亲偷偷地塞钱给我,说:省着花,不要乱用就行。无数个生病的夜晚,是父亲背着我去医院,在病床前守护我到天明;无数次被老师留校补课,是父亲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;无数次被母亲责骂,是父亲劝慰母亲不要骂人,并私底下告诉我不能惹母亲生气;上小学时发新课本,是父亲仔仔细细地为我的书包上上皮,并写上漂亮的艺术体书名;无数次偷懒的时候,是父亲默默地帮我做完轮到我做的家务活。

似乎,从小到大,父亲从来没有严厉地训斥过我。他总是说,不想让我怕父母,像小媳妇怕婆婆一样。我从小到大都在父亲的呵护下成长。在他心中,我是一位懂事的孩子。

车渐行渐远,父亲的背影在我的视线中越拉越长。金色的余晖下,我看到他把手放在口袋里,把我塞给他的钱摸了又摸,像是珍藏着的宝贝一样,小心翼翼。父亲的影子渐渐模糊在夕阳的余晖中,而我对父亲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。

我的风华,正是父爱的代价。

当看不到父亲的背影的时候,我的双眼已是潮湿一片。



空中看永康之香樟公园

记者 林群心 摄

到浩恒 学飞行

空中游览/空中婚礼
航空摄影/飞机代管/活动庆典
400-150-6799
地址 永康市浙江浩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

为师之乐最长久

曹德明

我今年年届九十,是一名退休教师,教书30多年。说桃李满天下,似不够格,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,则是事实。我1980年退休以后,曾多次应邀参加学生的同学会,真切体会到为师之乐。前些日子,一批40多年前的学生集体来看我,送来一片欢乐,感受更不是一般。

那天早上,一辆大型旅游车缓缓驶进夏杜曹村的小广场。从车上下下来近40名50多岁的中年人,他们个个衣着讲究,精神饱满,争先恐后地来到我面前,向我问候。曹老师,我是凤祥,你还记得吗?曹老师,您还这样健康,腰身挺直,真是难得!我是建梅,认得出来吗?此时的我,真的应接不暇,只得笼统地回答,有的认得,有的认不得了。我说:时间过去40多年了,你们还像孩子一样,现在很多人已成为爷爷奶奶了。凤祥是班长,哲双前几年来过我家,我还认得他俩。记得当年他俩写作文,一篇作文就把一本作文簿写完了。

站在我身边,个子比我还高一些的一位学生说:我

是志静,在童宅小学时,曹老师曾多次来我家,我的三个姐姐都是你的学生。说起志静这名学生,人我确实认不得,可他的名字却非常深刻。因为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我的学生。一次家访时,志静尚未上学读书,他父亲一定要志静认我做老师,逼着志静叫一声曹老师。可以说,志静还未入学就已成了我的学生了,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

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暂,我们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,可旅游大巴已催着他们离开。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,在一声声再见声中,我与学生依依作别。

学生送我一本同学会的相册,我写了几句感言,提议附在相册上,感言如下:面对拍摄于四十一年前的童宅初中第六届毕业生留影,我心潮起伏。看了想,想了又看,努力翻开脑海深处的记忆。终于,当年活泼可爱的少年一一出现在眼前。正是这班学生,他们专程乘车前来看望我,给我送来问候,也送来一片欢乐。此情此景,让我倍感欣慰!连围观的村民也啧啧称赞,这班学生真好,真有情!